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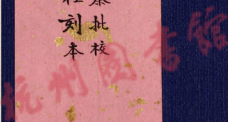
紅

樓

夢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十四冊



◎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紅樓夢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話說鳳姐兒正撫恤平兒，忽見眾姊妹進來，忙讓了坐，平兒斟上茶來。鳳姐兒笑道：「今兒來的這些人，倒像下帖子請了來的。」探春先笑道：「我們有兩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妹的，還夾着老太太的話。」鳳姐兒笑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探春笑道：「我們起了個詩社，頭一社就不齊全，眾人臉軟，所以就亂了。倒了，我想必得你去，做個監社御史，鐵面無私纔好。」再四妹妹爲畫園子用的東西，這般那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老太太說：「只怕後頭樓底下還有先剩下的，找一找，若有呢，拿出來，若沒有，叫紅樓裏。」

人買去。」鳳姐兒笑道：「我又不曾做什麼濕唎乾的，叫我吃東西去，倒會探春笑道：「你不會做，也不用你做，你只監察着，我們裡頭有偷安怠惰的，該怎麼罰他，就是了。」鳳姐兒笑道：「你們別哄我，我早猜着了，那裡是請我做監察御史，分明叫了我去做個進錢的銅商罷。」你們弄什麼社，必是要輪流着做東道兒，你們的錢不殼花，想出這個法子來，勾了我，好和我要錢。可是這個主意不是說的？眾人都笑道：「你猜着了。」李紈笑道：「真真你是個水晶心肝玻璃人兒。」鳳姐兒道：「虧了你是個大嫂子呢。」姑娘們原是叫你帶着念書學規矩，學針線，哪這會子起詩社，能用幾個錢，你就不管了。」老太太道：「罷了，原是老封君，你一個。」

月十兩銀子的月錢。比我們多兩倍子。老太太太還說你寡婦失業的可憐不穀用。又有個小子足足的又添了十兩銀子。和老太太太平等。又給你園子裡的地。各人取租子。年終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兒。你娘兒們主子奴才共總沒有十個人吃的穿的仍舊是大官中的。通共算起來。也有四五百銀子。這會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兩來陪著他們頑頑兒有幾年呢。他們明兒出了門子。難道你還賠不成這會子你怕花錢挑唆他們來鬧我。我樂得去吃個河落海乾。我還不知道呢。李執笑道。你們聽聽。我說了一句。他就說了兩重無賴的話。真真泥腿光棍。尚會打細算盤分金掰兩的。你這個東西。虧了還托生在

亂樓夢 第五回

詩書仕宦人家做小姐。又是這麼出了嫁。還是這麼著。要生在貧寒小門小戶人家做了小子了。頭還不知怎麼下作呢。天下人都叫你算計了去。昨兒還打平兒。虧你伸的出手來。那黃湯難道灌喪了狗肚子裡去了。氣的我只娶替平兒打抱不平兒。付奪了半日。好容易狗長尾巴尖兒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裡不受用。因此沒來。究竟氣還不平。你今兒倒招我來了。給平兒抬鞋還不要呢。你們兩個狠該換一個過兒。纔是說的眾人。都笑了。鳳姐忙笑道。哦。我知道了。竟不是爲詩爲畫來找我。竟是爲平兒報仇來了。我竟不知道平兒有你這麼位仗腰子的人。想來就像有鬼拉着我的手似的。從今我也不敢打他了。平

姑娘過來我當着你大奶奶姑娘們替你陪個不是擔待我酒後無德罷說着眾人都笑了李執笑問平兒道如何我說必要給你爭氣纔罷平兒笑道雖是奶奶們取笑兒我可禁不起呢李執道什麼禁的起禁不起有我呢快拿鑰匙叫你主子開門找東西去罷鳳姐兒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們去園子裡去纔要把這米賬合他們算一算那邊太太又打發人來叫又不知有什麼話說須得過去走一走還有你們年下添補的衣裳打點給人做去呢李執笑道這些事情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着去省了這些姑娘們鬧我鳳姐兒忙笑道好嫂子賞我一點空兒你是最疼我的怎麼今兒爲平兒就不

紅樓夢

第卅回

三

疼我了往常你還勸我說事情雖多也該保全身子檢點着偷空兒歇歇你今兒倒反逼起我的命來了況且悞了別人年下的衣裳無碍他姐兒們的要悞了却是你的責任老太太豈不怪你不管閒事連一句現成的話也不說我寧可自己落不是也不敢累你呀李執笑道你們聽聽說的好不好把他會說話的我且問你這詩社到底管不管鳳姐兒笑道這是什麼話我不入社花幾個錢我不成了大觀園的反叛了麼還想在這裡吃飯不成嗎日一早就到任下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兩銀子給你們慢慢的做會社東道兒我又不曾作詩作文的只不過是個大俗人罷了監察也罷不監察也罷有了錢了愁着你們

只恐柳家
掃也

賴癩法因
美一到便說
便直平心
與共村訓
子孫是老
夫人氣盛
初小之工今

還不攆出我來說的眾人又都笑起来鳳姐兒道過會了我開
丫樓房所有這些東西叫人搬出來你們瞧要使得留着使要
少什麼照你們的單子我叫人趕着買去就是了畫絹我就裁
出來那圖樣沒有在老太太那裡那邊珍大爺收着呢說給你
們省了碰釘子去我去打發人取了來一併叫人連絹交給相
公們卷去好不好呢李執點頭笑道這難為你果然這麼着還
罷了那麼着偌們家去罷等着他不送了去再求開他說着便
帶了他姐妹們就走鳳姐兒道這些事再沒別人都是寶玉生
出來的李執聽了忙回身笑道正爲寶玉來倒忘了他頭一社
是他悞了我們臉軟你說該怎麼罰他鳳姐想了想說道沒別

紅樓夢

第廿回

四

的法子只叫他把你們各人屋子裡的地罰他掃一遍就完了
眾人都笑道這話不差說著纔要回去只見一個小丫頭扶着
賴嬾嬾進來鳳姐等忙站起来笑道大娘坐下又都向他道喜
賴嬾嬾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也喜主子們也喜要不是主子
們的恩典我這喜打那裡來呢昨兒奶奶又打發彩哥賞東西
我孫子在門上朝上磕了頭了李執笑道多早晚上任去賴嬾
嬾嘆道我那裡管他們由他們去罷前兒在家裡給我磕頭我
沒好話我說小子別說你是官了橫行霸道的你今年活了三十
十歲雖然是人家的奴才一落娘胎胞兒主子的恩典放你出
來上托着主子的洪福下托着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兒是

似老家人
口歲戴子
中仍帶賣
弄自家
弄弄一平
弄弄以成
又
口口
空主子
心神

讀書寫字也是了頭老婆奶子捧鳳凰是長了這麼大你那裡知道那奴才兩字是怎麼寫只知道享福也不知你爺爺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惱熬了兩三輩子好容易掙出你這個東西從小兒三灾八難花的銀子照樣打出你這個銀人兒來了到二十歲上又蒙主子的恩典許你捐了前程在身上你看那正根正苗忿飢挨餓的要多少你一個奴才秧子仔細折了福如今樂了十年不知怎麼弄神弄鬼求了主子又選出來了縣官雖小事情却大作那一處的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你不安分守己盡忠報國孝敬主子只怕天也不容你李紉鳳兒都笑道你也多慮我們看他也就好先那幾年還進來了兩次這有

紅樓夢

第五回

五

好幾年沒來了年下生日只見他的名字就罷了前兒給老太太太太磕頭求在老太太那院裡見他又穿着新官的服色倒發的威武了比先時也胖了他這一得了官正該你樂呢反倒愁起這些來他不好還有他的父母呢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閒時坐個轎子進來和老太太鬪鬧牌說說話兒誰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去一般也是樓房廳廳誰不敬你自然也是老封君是酌了平兒斟上茶來賴嬷嬷忙站起来道姑娘不管叫那孩子倒求罷了又生受你說着一面吃茶一面又道奶奶不知道這小孩子們全要管的嚴饒這麼嚴他們還偷空見鬧禍亂子來叫大人操心知道的說小孩子們淘氣不知道的人家就

上文
中
生
空
云
在
座

老成之言

說仗着財勢欺人。連主子答聲也不好。恨的我没法兒。常把他老子叫了來罵一頓。纔好些。因又指實玉道。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爺不過這麼管你一管。老太太就護在頭裡。當日老爺小時你爺爺那個打誰沒看見的。老爺小時何曾像你這麼天不怕地不怕的。還有那邊大老爺。雖然淘氣。也沒像你這扎窩子的樣兒。也是天天打。還有東府裡你珍大哥哥的爺爺。那纔是火上澆油的性子。說聲惱了什麼兒。竟是審賊。如今我眼裡看着耳聾裡聽着。那珍大爺管兒子。倒也像當日老祖宗的規矩。只是著三不着兩的。他自己也不管自己。這些兄弟姪兒。怎麼怨的不怕他。你心裡明白。喜歡我說不明白。嘴裡不好意思。

亂樓夢 第五回

六

思心裡不知怎麼罵我呢。說着。只見賴人家的來了。接着周瑞家的。張材家的。都進來。問事情。鳳姐兒笑道。媳婦來接婆婆來了。賴大家的笑道。不是接他老人家來的。倒是打聽打聽奶奶。姑娘們賞臉不賞臉。賴嬷嬷聽了。笑道。可是我糊塗了。正經說的都沒說。且說些陳穀子爛芝麻的。因為我們小子選出來了。衆親友要給他賀喜。少不得家裡擺個酒。我想擺一日酒。請這一個不請那個。也不是。又想了一想。托主子的洪福。想不到的這。麼榮耀光彩。就領了家。我也慮意的。因此吩咐了他老子。連擺三日酒。頭一日在我們破花園子裡擺幾席酒。一臺戲。請老太太。太太們奶奶姑娘們去散一日悶。外頭大廳上一臺戲。幾席。

酒請老爺們爺們增增光第二日再請親友第三日再把我們兩府裡的半兒請一請熱鬧三天也是托著主子的洪福一場光輝光輝李執鳳姐兒都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們必去只怕老太太高興要去也定不得賴大家的忙道擇的日子是十四只看我們奶奶的老臉罷了鳳姐兒笑道別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先說下我可沒有賀禮也不知道放賞吃了一走兒可別笑話賴大家的笑道奶奶說那禮話奶奶一喜歡賞我們三二萬銀子那就有了賴嬷嬷笑道我纔去請老太太老太太也說去可算我這臉還好說畢叮嚀了一回方起身要走因看見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來因說道可是還有一句話問奶奶這周嫂子的兒子犯了什麼不是撞了他不用鳳姐兒聽了笑道正是我要告訴你媳婦兒呢事情爹也忘了賴嫂子回去說給你老頭子兩府裡不許收留他兒子叫他各人去罷賴大家的只得答應着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賴嬷嬷忙道什麼事說給我評評鳳姐兒道前兒我的生日裡頭還沒喝酒他小子先醉了老娘那邊送了禮來他不在外頭張羅倒坐著罵入禮也不送進來兩個女人送來了他纔帶領小兒們往裡端小兒們倒好好的他拿的一盒子倒失了手撒了一院子饅頭人去了我打發彩明去說他他倒罵了彩明一頓這樣無法無天的忘八羔子還不攆了做什麼賴嬷嬷道我當什麼事情原來

回廊收束
文法倦不
若慢

珍登玉不
出門時以此
祝近用意
可示

即此已不能
與寶釵字
昧

爲這個奶奶聽我說他有不是打他罵他叫他改過就是了撵
出去斷乎使不得他又比不得是借們家的家生子兒他現是
太太的陪房奶奶只顧攆了他太太的臉上不好看我說奶奶
教導他幾板子以戒下次仍舊留着纔是不看他娘也看太太
鳳姐兒聽了便倚賴大家的說道既這麼着明兒叫了他來打
他四十棍以後不許他喝酒賴大家的答應了周瑞家的纔磕
頭起來又要給賴嬷嬷頭賴大家的拉著方罷然後他三人
去了李納等也就回園中來至晚果然鳳姐命人找了許爹舊
收的畫具出來送至園中寶釵等選了一回各色東西可用的
只有一半將那一半開了單子給鳳姐去照樣置買不必細說

紅樓夢 第五回

一日外面簪了絹起了稿子進來寶玉每日便在惜春那邊幫
忙探春李納迎春寶釵等也都往那裡來閒坐一則觀畫二則
便於會面寶釵因見天氣涼爽夜復漸長遂至寶母房中商議
打點些針線來日閒至寶母王夫人處兩次省候不免又承色
陪坐閒時園中姐妹處也要不時閒話一回故日間不大得閒
每夜燈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黛玉每歲至春分秋分後必犯
舊疾今秋又遇著賈母高興多遊玩了兩次未免過勞了神近
日又復嗽起來覺得比往常又重所以總不出門只在自己房
中將養有時悶了又盼個姐妹來說些閒話排遣及至寶釵等
來望候他說不得三五句話又厭煩了眾人都體諒他病中且

點睛之法
固志立心
脾胃氣
星點解宮
飯後

披肝以胆
乃心在渣滓
並一箇寶釵
度內夫

素日形體疲弱，禁不得一些委屈，所以他接待不週，禮數疎忽，也都不責他。這日寶釵來望他，因說起這病症來。寶釵道：「這裡走的幾個大夫，雖都還好，只是你吃他們的藥，總不見效。不如再請一個高手的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開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什麼，也不是個常法兒。」黛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別說病，只論好的時候，我是怎麼個形景兒，就可知了。」寶釵點頭道：「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穀者生，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也不是好事。』」黛玉歎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強求的。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是的話，說之間，已咳嗽了兩三次。」寶釵道：「昨兒

紅樓夢 第五回

九

我看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雖說益氣補神，也不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養胃為要，肝火一平，不能尅土，胃氣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吊子熬出粥來，要吃慣了，比藥還強。最是滋陰補氣的。黛玉嘆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只當你有心藏奸，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悞到如今。細細算來，我母親去世的時候，又無姐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五歲，竟沒一個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怪不得雲丫頭說你好，我往日見他讚你，我還不受用。昨兒我親自經過，纔知道了，比如你說了那

寶釵道：「
傾隔空，
不能使空，
玉傾心玉，
身擁樹自不
及。」

「
謂空玉
一味任性不
善處世故
人情耶。」

「
幸一能及
空玉之所
及在此。」

「
不覺吐舌。」

個我再不輕放過你，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我竟自悞了。若不是前日看出來，今日這話再不對你說，你方纔叫我吃燕窩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但只我因身子不好了，每年犯了這病，也沒什麼要緊的去處，請大夫熬藥，人參肉桂，已經開了個天翻地覆了。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麼燕窩粥，老太太太鳳姐姐這三個人，便沒話，那些底下老婆子丫頭們，未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這裡這些人，因見老太太多疼了寶玉和鳳姐姐兩個，他們尚虎視眈眈，背地裡言三語四的，何況於我，況我又不是正經主子，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著我呢。如今我還不知進退，何苦叫他們咒我寶

紅樓夢 第五回

第五回

釵道：「這麼說，我也是和你一樣。」黛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親，又有哥哥，這裡又有買賣地土家，裡又仍舊有房有地，你不過親戚的情分，白住在這裡，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們一文半個，要走就走了。我是一無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木，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寶釵笑道：「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付嫁粧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那裡。」黛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道：「人家把你當個正經人，纔把心裡煩難告訴你聽，你反拿我取笑。」寶釵笑道：「雖是取笑兒，却也是其話你放心。我在這裡一日，我與你消遣一日，你有什麼委屈煩難，只管告訴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我雖有個哥哥，你也是知道。」

總是落好
使芳心
收拾人心

的只有個母親比你略強些。借們也等同病相憐，你也是個明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嘆。你纔說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媽媽說了，只怕燕窩我們家裡還有與你送幾兩，每日叫丫頭們就熬了，又便宜，又不驚師動衆的。黛玉忙笑道：東西是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釵道：這有什麼放在嘴裡的，只愁我人人跟前失於應候罷了。這會子只怕你煩了，我且去了。黛玉道：晚上再來和我說句話兒。寶釵答應着便去了。不在話下。這黛玉喝了兩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來。秋霖脉脉，陰晴不定，那天漸漸的黃昏時候了，且陰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覺淒涼。知寶釵不能來了，便在燈下隨便拿了一本書，那是樂府雜稿，有秋闈怨別離怨等詞。黛玉不覺心有所感，不禁發于章句，遂成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各其詞，爲秋悲風雨夕詞曰：

紅樓夢 第五回

二

秋花慘淡秋草黃，耿耿秋燈秋夜長。

已覺秋聲秋不盡，那堪風雨助淒涼。

助秋風雨來何速，驚破秋悲秋夢續。

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挑泪燭。

泪燭搖搖熱短檠，牽林照眼動離情。

誰家秋院無風入，何處秋聲無雨聲。

羅衾不奈秋風力，殘漏聲催秋雨急。

連宵脉脉復颺颺。燈前似伴離人泣。

寒煙小院轉蕭條。疎竹虛窗時滴瀝。

不知風雨幾時休。已教泪灑窗紗濕。

一住情深。

吟罷擱筆方欲安寢了。鬢報說寶二爺來了一語未盡。只見寶玉頭上戴着大簪笠。身上披着簑衣。黛玉不覺笑道。那裡來的這麼個漁翁。寶玉忙問。今兒好。吃了藥了。沒有。今兒一日吃了多少飯。一面說。一面摘了笠。脫了簑。一手舉起燈來。一手遮着燈兒。向黛玉臉上照了一照。覷着瞧了一瞧。笑道。今兒氣色好了些。黛玉看他脫了簑衣。裡面只穿半舊紅綾短袄。係着綠汗巾子。膝上露出綠綉撒花褲子。底下是摺金滿繡的綿紗襪。恰

私樓夢 第五回

三

子較著蝴蝶。簌落花鞋。黛玉問道。上頭怕雨。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也。倒乾淨些呀。寶玉笑道。我這一套是全的。一雙棠木屐。纔穿了來。脫在廊簷下了。黛玉又看那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賣的。十分細緻輕巧。因說道。是什麼草編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蝟是的。寶玉道。這三樣都是北靜王送的。他間常下雨時。在家裡也是這樣。你喜歡這個。我也弄一套來送你。別的都罷了。惟有這斗笠有趣。上頭這頂兒是活的。冬天下雪。戴上帽子。就把竹信子抽了去。拿下頂子來。只剩了這個圈子。下雪時男女都帶得。我送你一頂。冬天下雪戴。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個成了畫兒上畫的和戲上扮的那漁婆兒了。及說了出來。方想

自羞與實
叙箇口否

起來這話恰與方纔說寶玉的話相連了。後悔不迭。羞的臉飛紅。伏在棹上。噉個不住。寶玉却不留心。因見案上有詩。遂拿起來看了一遍。又不覺叫好。黛玉聽了。忙起來奪在手內。燈上燒了。寶玉笑道。我已記熟了。黛玉道。我要歇了。你請去罷。明日再來。寶玉聽了。回手向懷內掏出一個核桃大的金表來。照了一照。那針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忙又揣了說道。原該歇了。又攪的你勞了半日神。說着披簾戴笠出去了。又翻身進來問道。你想什麼吃。你告訴我。我明兒一早回老太太。豈不比老婆子們說的明白。黛玉笑道。等我夜裡想着了。明日一早告訴你。你聽再越發緊了。快去罷。可有人跟沒有。兩個婆子答應有在外面。

紅樓夢 第五回

三

拿着傘點着燈籠呢。黛玉笑道。這個天點燈籠。寶玉道。不相干。是羊角的不怕雨。黛玉聽說。回手向書架上把個玻璃球燈。拿下來。命點一枝小蠟兒來。遞與寶玉道。這個又比那個亮。正是雨裡點的。寶玉道。我也有這麼一個。怕他們失脚滑倒了。打破了。所以沒點來。黛玉道。跌了燈。值錢呢。是跌了人。值錢。你又穿不慣木屐子。那燈籠叫他們前頭點著。這個又輕巧。又亮。原是雨裡自己拿著的。你自己手裡拿著。這個豈不好。明兒再送來。就失了手。也有限的。怎麼忽然又變出這剖腹藏珠的脾氣來。寶玉聽了。隨過水接了。前頭兩個婆子打着傘。拿着羊角燈。後頭還有兩個小了。鬚打着傘。寶玉便將這個燈遞給一個小。

可又黛玉非
不肖心家務

因賭於此
釀禍是爾

黛玉家務
來竟查不

至何也

寶釵亦糊塗
入不敷出
已後中間賭錢
見甚不近
耶

寫黛玉真
是清操也
玉

丫頭捧着寶玉扶着他的肩一逕去了就有麝無苑兩個婆子也打着傘提着燈送了一大包燕窩來還有一包子潔粉梅片雪花洋糖說這比買的強我們姑娘說姑娘先吃着完了再送來黛玉回說費心命他外頭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喝茶了我們還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們忙如今天又京夜又長越發該會個夜局賭兩場了一個婆子笑道不賭姑娘說今年我沾了光了橫豎每夜有幾個上夜的人候了更又不好不如命個夜局又坐了更又解了悶今兒又是我的頭家如今園門關了就該上場兒了黛玉聽了笑道難為你們候了你們的發財冒雨送來命人給他們幾百錢打些酒吃避避雨氣那兩個

紅樓夢 第五回

詞

婆子笑道又破費姑娘賞酒吃說着磕了頭出外面接了錢打傘去了紫鵲收起燕窩然後移燈下簾伏侍黛玉睡下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寶釵一時又羨他有母有兄一聞又想寶玉素昔和睦終有嫌疑又聽見窗外竹梢蕉葉之上雨聲淅瀝清寒透幕不覺又滴下淚來直到四更方漸漸的睡熟了暫且無話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黛玉傷春之後又復悲愁病交侵

詩曰
芳心難為情
作者何以自道

紅樓夢第四十五回終

紅樓夢

杭州圖書館

紅樓夢

杭州圖書館

紅樓夢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話說黛玉直到四更將闌，方漸漸的睡去，暫且無話。如今且說鳳姐兒因見邢夫人叫他不知何事，忙另穿戴了一番，坐車過來。邢夫人將房內人遣出，悄悄向鳳姐兒道：「叫你來不為別的，有一件為難的事，老爺托我，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議。」老爺因看上了老太太屋裡的鴛鴦，要他在房裡，叫我和老太太討去。我想這倒是常有的事，就怕老太太不給，你可有法子辦這件事麼？」鳳姐兒聽了，忙陪笑道：「依我說，竟別碰這個釘子去。老太太雖了鴛鴦飯也吃不下去，那裡就捨得了。況且平日說起開

紅樓夢

第四十六回

話來，老太太常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做什麼左一個右一個的放在屋裡，頭宗就換了人家的女孩兒。二則放着身子不保養，官兒也不好生做成。曰和小老婆嚙酒，太太聽聽，狼喜歡借們老爺麼？這會子驟還怕躲不及，這不是拿草棍兒見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嗎？太太別惱，我是不敢去的，咱放着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老爺如今上了年紀，行事不免有點兒背晦。太太勸勸纔是，比不得年輕做這些事無碍。如今兄弟姪兒兒子孫子一大羣，還這麼鬧起來，怎麼見人呢？邢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借們就使不得，我勸了也未必依。就是老太太心愛的丫頭，這麼鬍子蒼白了，又做了官的一個大

特及如接
寫鳳姐安

安靈敏

說子子說便
十分決絕說
去說便印
刻就立寫
得鳳姐接
警備倫

兒子要了做屋裡人，也未必好駁回的。我叫了你來，不過商議商議，你先派了一篇的不是，也有叫你去的理，自然是我說去，你倒說我不勸，你還是不知老爺那性子的勸不成。先和我鬧起來，鳳姐知道那夫人稟性愚弱，只知奉承買救，以自保。次則婪取財貨爲自得，家下一應大小事務，俱由賈赦擺佈。凡出入銀錢一經他的手，便尅扣異常，以買救浪費爲名，須得我就中儉省，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靠，一言不聽。如今又聽說如此的話，便知他又弄左性子，勸也不中用了。連忙陪笑說道：「太太這話說的極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麼輕重，想來父母跟前別說一個丫頭，就是那麼大的一個活寶貝，不給老爺給誰背地裡的話，那裡信的我。竟是個傻子，拿著二爺說起，或有口得了不是，老爺太太恨的那樣，恨不得立刻拿來一下子打死，及至見了面，也罷了，依舊拿著老爺太太心愛的東西賞他。如今老太太待老爺自然也是這麼着。依我說，老太太今兒喜歡要討今兒就討去。我先過去哄著老太太等太太過去了，我搭趣着走開，把屋子裡的人，我也帶開，太太好和老太太說，伶了更好，不給也沒妨礙。衆人也不能知道。那夫人見他這般說，便又喜歡起來，又告訴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說不給，這事就死了。我心裡想着先悄悄的和鴛鴦說，他雖害臊，我細細的告訴了他，他要是不言語，就妥了。那時再和老太太

這那夫人言
這想生什麼
寫鳳姐交

美於蘇合

紅樓夢

第幾回

三

太說老太太雖不依，攔不住他願意。常言人去不中留，自然這就妥了。鳳姐兒笑道：「到底是太太有智謀，這是千妥萬妥。別說是鴛鴦，他是誰？那一個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頭的？放着半個主子不做，倒願意做了頭，將來配個小子就完了呢？」那夫人笑道：「正是這個話了。別說鴛鴦，就是那些執事的大丫頭，誰不愿意這樣呢？你先過去，別露一點風聲。我吃了晚飯就過來。鳳姐兒暗想：鴛鴦素昔是個極有心胸氣性的丫頭，雖如此說，保不厭他。願意不願意，我先過去了。」太太後過去，他要依了，便沒的話說，倘或不依，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疑我走了風聲，叫他拿腔作勢的。那時太太又見應了我的話，羞惱變成怒，拿我出起氣來，倒沒意思。不如同着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也罷，就疑不到我身上了。想畢，因笑道：「纔我臨來，舅母那邊送了兩籠子鷓鴣，我吩咐他們炸了，原要趕太太晚飯上送過來。我纔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抬車，說太太的車拔了縫，拿去收拾去了。不如這會子坐了我的車，一齊過去倒好。」那夫人聽了，便命人來換衣裳。鳳姐忙著伏侍了一回，娘兒兩個坐車過來。鳳姐兒又說道：「太太過老太太那裡去，我要跟了去。老太太要問起我過來做什麼，那倒不好。不如太太先去，我脫了衣裳再來。」那夫人聽了有理，便自往賈母處來，和賈母說了一回閒話，兒便出來假托往王夫人屋裡去，從後屋門出去，打鴛鴦的卧房門前。

過只見鴛鴦正坐在那裡做針線見了邢夫人站起來邢夫人笑道做什麼呢一面說一面便過來接他手內的針線道我看你扎的花兒看了一看又道越發好了遂放下針線又渾身打量只見他穿着半新的藕色綾袄青緞掐牙坎肩下面水綠裙子蜂腰削背鴨蛋臉烏油頭髮高高的鼻子兩邊腮上微微的幾點雀癩鴛鴦見這般看他自己倒不好意思起來心裡便覺詫異因笑問道太太這會子不早不晚的過來做什麼邢夫人使個眼色兒跟的人退出邢夫人便坐下拉著鴛鴦的手笑道我特來給你道喜來的鴛鴦聽了心中已猜着三分不覺紅了臉低了頭不發一言聽邢夫人道你知道老爺跟前竟沒有個可靠的人心裡再要買一個又怕那些牙子家出來的不乾不淨也不知道毛病兒買了來三日兩日又弄鬼掉猴的因滿府裡要挑個家生女兒又沒個好的不是模樣兒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這個好處沒了那個好處因此常冷眼選了半年這些女孩子裡頭就只你是個尖兒模樣兒行事做人溫柔可靠一概是齊全的意思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去收在屋裡你比不得外頭新買了來的這一進去了就開了臉就封你作姨娘又體面又尊貴你又是個要强的人俗語說的金子還是金子換誰知竟叫老爺看中了你如今這一來可遂了你素日心高智大的愿了又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回老太

太去說着拉了他的手就要走。鴛鴦紅了臉，奪手不行。邢夫人知他害臊，便又說道：「這有什麼臊的？又不用你說話，只跟着我就是了。」鴛鴦只低頭不動身。邢夫人見他這般，便又說道：「難道你還不愿意不成？若果然不愿意，可真是個蠢了頭了。放着主子奶奶不做，倒愿意做了頭三年兩年，不過配上個小子，還是奴才。你跟我们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老爺待你們又好，過一年半載，生個一男半女，你就和我並肩了。家裡的人，你要使喚誰，誰還不動？現成主子，不做去，錯過了機會，後悔就遲了。」鴛鴦只管低頭，仍是不語。邢夫人又道：「這麼個爽快人，怎麼又這樣積糴起來，有什麼不稱心的地方？」兒只管說：「我管保你遂心如意就是了。」鴛鴦仍不語。邢夫人又笑道：「想必你有老子娘，你自己不肯說話怕臊，你等他們問你呢，這也是理。等我問他們去，叫他們來問你，有話只管告訴他們說畢，便往鳳姐兒屋裡來。」鳳姐兒早換了衣裳，因屋內無人，便將此話告訴了平兒。平兒也搖頭笑道：「我看來未必妥當。平常我們背着人說起話來，聽他那個主意未必肯，也只說着嘴罷了。」鳳姐兒道：「太太必來這屋裡商量，依了還猶可，要是不依，白討個沒趣兒。當着你們，豈不臉上不好看？你說給他們，炸些鷓鴣，再有什麼醜幾樣，預備吃飯，你且別處逛逛去。估量著走了，你再來。」平兒聽說，照樣傳給婆子們，便逍遙自在的園子。

平常說
主去自
不嫁之謂

紅樓夢
第五回

裡來這裡鴛鴦見那夫人去了，必到鳳姐房裡商議去了。還必定有人來問他，不如躲了這裡，因找了琥珀道：「老太太要問我，只說我病了，沒吃早飯，往園子裡逛逛，就來。」琥珀答應了，鴛鴦便往園子裡來，各處遊玩，不想正遇見平兒。平兒見無人，便笑道：「新姨娘來了，鴛鴦聽了，便紅了臉說道：『怪道你們串通一氣來算計我，等著我和你主子鬧去就是了。』平兒見鴛鴦滿臉惱意，自悔失言，便拉到楓樹底下，坐在一塊石上，把方纔鳳姐過去回來所有的形景言詞，始末原由都告訴了他。鴛鴦紅了臉，向平兒冷笑道：『我只想僭們好，比如襲人、琥珀、素雲、紫鵝、彩霞、玉釧、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縵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去了的茜雪，連上你我這十來個人，從小兒什麼話兒不說，什麼事兒不做，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幹各自的去，我心裡却仍是照舊。有話有事，並不瞞你們。』這話我先放在你心裡，且別和二奶奶說，別說大老爺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這會子死了，他三媒六証的娶我去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平兒方欲說話，只聽山石背後哈哈的笑道：『好個沒臉的丫頭，虧你不怕牙疼。』二人聽了，不覺吃了一驚，忙起身向山後找尋，不是別人，却是襲人笑着走出來，問什麼事情，也告訴告說我，說著三人坐在石上，平兒又把方纔的話說了，襲人聽了，說道：『這話論理不該我們說，這個大老爺，真真太下作了。』畧平頭正臉的，他就不能

紅樓夢

第卅回

六

險、將紫
人下半截

又字一

兒

石二人上

知女後來

一死、正是

弟分三可

放手了。平兒道：你既不愿意，我教你個法兒。鴛鴦道：什麼法兒？平兒笑道：你只和老太太說，就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大老爺就不好要了。鴛鴦啞道：什麼東西？你還說呢？平兒道：主子不是這麼混說，誰知應到今兒了。襲人笑道：他兩個都不愿意，依我說，就和老太太說，叫老太太就說把你已經許了寶二爺了。大老爺也就死了心。鴛鴦又是氣，又是臊，又是急，罵道：兩個壞蹄子，再不得好死的人家有為難的事，拿著你們當做正經人，告訴你們，與我排解排解，饒不管你們倒替換着取笑兒。你們自以為都有了結果了，將來都是做姨娘的。據我看來，天底下

紅樓夢

第廿四回

七

了頭兒二人兒，他急了，忙陪笑道：好姐姐，別多心，僭們從小兒都是親姊妹一般，不過無人處，偶然取個笑兒，你的主意告訴我們知道，也好放心。鴛鴦道：什麼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平兒搖頭道：你去，未必得干休。大老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雖然你是老太太房裡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麼樣，難道你跟老太太一輩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時，落了他的手，倒不好了。鴛鴦冷笑道：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離這裡。若是老太太歸西去了，他橫豎還有三年的孝呢。沒個娘，纔死了他，先弄小老婆，待等過了三年，知道又是怎麼個光景兒呢？那時再說，總到了至急為難，我剪了頭髮做姑子去，不然還有一死，一輩子不嫁男

人又怎麼樣樂得干淨呢平兒襲人笑道真個這蹄子沒了臉越發信口兒都說出來了鴛鴦道已經這麼着臊會子怎麼樣你們不信只管看着就是了太太纔說了我我老子娘去我看他南京我去平兒道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沒上來終久也尋的着現在還有你哥哥嫂子在這裡可惜你是這裡的家生女兒不如我們兩個只單在這裡鴛鴦道家生女兒怎麼樣牛不喝水強按頭嗎我不願意難道殺我的老子娘不成正說著只見他嫂子從那邊走來襲人道他們當時找不著你的爹娘一定和你嫂子說了鴛鴦道這個媳婦專管是個六國販駝的聽了這話他有個不奉承去的說話之間已來到跟前他

紅樓夢 第五回

姨子笑道那裡沒有我到姑娘胞了這裡來你跟我來我和你說話平兒襲人都忙讓坐他嫂子只說姑娘們請坐找我們姑娘說句話襲人平兒都裝不知道笑說什麼話這麼忙我們這裡猜謎兒呢等猜了再去罷鴛鴦道什麼話你說罷他嫂子笑道你跟我來到那裡告訴你橫豎有好話兒鴛鴦道可是太太和你說的那話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還奈何我快來我細細的告訴你可是天大的喜事鴛鴦聽說立起身來照他姨子臉上下死勁啐了一口指着罵道你快夾着你那愁嘴離了這裡好多着呢什麼好話又是什麼喜事怪道成日家羨慕人家的了頭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橫行霸道的一家子

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坑裡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外頭橫行霸道。自己封就了自己是員爺。我要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一面罵。一面哭。平兒襲人攔着勸他。他嫂子臉上下不來。因說道。愿意不愿意。你也好說。犯不着拉三扯四的。俗語說的好。當着矮人別說矮話。姑娘罵我。我不敢還言。這二位姑娘並沒惹著你。小老婆長。小老婆短。人家臉上怎麼過的去。襲人平兒忙道。你倒別說這話。他也並不是說我們。你倒別拉三扯四的。你聽見那位太太太爺們封了我們。做小老婆。況且我們兩個也沒有爹娘哥哥兄弟。在這門子裡。仗着我們橫行霸道的。他罵的人。自由他罵。紅樓夢

第二回

去。我們犯不着多心。鴛鴦道。他見我罵了他。他臊了。沒的蓋臉。又拿話調唆你們兩個。幸虧你們兩個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沒分別出來。他就挑出這個空兒來。他嫂子自覺沒趣。賭氣去了。鴛鴦氣的譴罵平兒。襲人勸他。一回方罷了。平兒因問襲人道。你在那裡藏着做什麼。我們竟沒有看見你。襲人道。我因為往四姑娘房裡看我們寶二爺去了。誰知遲了一步。說是家去了。我疑惑怎麼沒遇見呢。想要往林姑娘家找去。又遇見他的人。說也沒去。我這裡正疑惑是出園子去了。可巧你從那裡來了。我一閃。你也没看見。後來他又來了。我從這樹後頭走到山子石後。我却見你兩個說話來了。誰知你們四個眼睛沒見我。一

一點平
氣柔淨此
波振使不
極少氣

寶玉到家
用情只是
以此自足
若身有仙
骨世人那
得知其妙

語未了又聽身後笑道四個眼睛沒見你你們六個眼睛還沒見我呸三人嚇了一跳回身一看你道是誰却是寶玉襲人先笑道叫我好找你在那裡來着寶玉笑道我打四姊妹那裡出來迎頭看見你走了來我想來必是我去的我就歲起來了哄你看你揚著頭過去了進了院子又出來了逢人就問我在那裡打笑等著你到了跟前嚇你一跳後來見你也藏藏躲躲的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我探頭兒在前看了一看却是我們兩個我就達到你身後頭你出去我也躲在你躲的那裡了平兒笑道偕們再往後找我去罷只怕還找出兩個人來也未可知寶玉笑道這可再沒有了鴛鴦已知這話俱被寶玉聽了

紅樓夢 第五回

十

只伏在石頭上粧睡寶玉推他笑道這石頭上冷偕們回屋裡去睡豈不好說着拉起鴛鴦來又忙讓平兒來家吃茶和襲人都勸鴛鴦走鴛鴦方立起身來四人竟往怡紅院來寶玉將方纔的話俱已聽見心中着實替鴛鴦不快只默默的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那邊邢夫人因問鳳姐兒鴛鴦的父親鳳姐因說他爹的名字叫金釧兩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不大上來他哥哥文翔現在是老太太的買辦他姨子也是老太太那邊漿洗上的頭兒邢夫人便命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翔的媳婦來和細說給他那媳婦自是喜歡興與頭頭去我鴛鴦指望二說必妥不想被鴛鴦搶白了一頓又被襲人平兒說了幾句

羞惱回來便對邢夫人說不中用他罵了我一場因鳳姐兒在旁不敢提平兒說襲人也幫着搶白我說了我許多不知好反的話則不得主子的太太和老爺商議再買罷諒那小蹄子也沒有這麼大福我們也沒有這麼大造化邢夫人聽了說道又與襲人什麼相干他們如何知道呢又問還有誰在跟前金家的道還有平姑娘鳳姐兒忙道你不該拿嘴巴子把他打回來我一出了門他就逃去了回家來連個影兒也摸不著他他必定也幫着說什麼來着金家的道平姑娘倒沒在跟前遠遠的看看着倒像是他可也不真切不過是我白付度著鳳姐便命人去快找了他來告訴我家來了太太也在這裡叫他快着來豐

紅樓夢 第五回

上

兒忙上來回道林姑娘打發了人下請字兒請了三四次他纔去了奶奶一進門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說告訴奶奶我煩他有事呢鳳姐兒聽了方罷故意的還說天天煩他有什麼事情邢夫人無計吃了飯回家晚上告訴了賈赦賈赦想了一想即刻叫賈璉來說南京的房子還有人看着不止一家即刻叫上金彩來賈璉回道上次南京信來金彩已經得了癡迷心竅那邊連棺材銀子都賞了不知如今是死是活即便活着人事不知叫來無用他老婆子又是個聾子賈赦聽了喝了一聲又罵混賬沒天理的囚攬的偏你這麼知道還不離了我這裡唬的賈璉退出一時又叫傳金文翔賈璉在外書房伺候着又不敢

罵得不好
不教奇佬

愛救真乃
令喜心肝
不存。

家去。又不敢見他父親，只得聽着一時金文翔來了。小么兒們直帶入二門裡去，隔了四五頓飯的工夫，纔出來去了。賈璉暫且不敢打聽，隔了一會，又打聽賈赦睡了，方纔過來。至晚間，鳳姐兒告訴他，方纔明白。且說鴛鴦一夜沒睡，至次日，他哥哥回賈母接他，家去逛逛。賈母允了，叫他家去。鴛鴦意欲不去，只怕賈母疑心，只得勉強出來。他哥哥只得將賈赦的話說給他，又許他怎麼體面，又怎麼當家做姨姪。鴛鴦只咬定牙，不愿意。他哥哥無法，心不得開去，回覆賈赦。賈赦惱起來，因說道：我說給你，叫你女人和他說去，就說我的話。自古嫦娥愛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約他戀著少爺們，多半是看上了寶玉。只怕也有

紅樓夢

第八回

三

賈璉若有此心，叫他早早歇了。我要他不來，已後誰敢收他。這是一件第二件，想著老太太疼他，將來外邊聘個正頭夫妻去，叫他細想。憑他嫁到了誰家，也難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伏了他。要不然，時叫他趁早回心轉意，有多少好處。賈赦說一句，金文翔應一聲。是賈赦道：你別哄我。明兒我還打發你太太過去問鴛鴦，你們說了他不依，便沒你們的。不是若問他，他再依了，仔細你們的腦袋。金文翔忙應了，又應退出門家，也等不得告訴他女人，轉說竟自己對面說了。這話把個鴛鴦氣的無話可回，想了一想，便說道：我硬願意去，也須得你們帶了我回聲。老太太去，他哥嫂只當回想過來，都

以心
為去
不能
死。

物、物、物、
叙愧死矣

何寸草在袖
內久入情

喜之不盡他娘子即刻帶了他上來見買母可巧王夫人薛姨
媽李統鳳姐兒寶釵等姊妹並外頭的幾個執事有頭臉的媳
婦都在買母跟前湊趣兒呢鴛鴦看見忙拉了他娘子到買母
跟前跪下一面哭一面說把那夫人怎麼來說園子裡他娘子
怎麼說今兒他哥哥又怎麼說因為不依方纔大老爺越發說
我戀着寶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我憑到天上這一輩子也跳
不出他的手心去終久要報仇我是橫了心的當着衆人在這
裡我這一輩子別說是寶玉就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橫
豎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
從命伏侍老太太歸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或是

紅樓夢 第五回

尋死或是剪了頭髮當姑子去要說我不是真心暫且拿話支
吾道不見天地鬼神日頭月亮照着臊子裡頭長疔原來這鴛
鴦一進水時便袖內帶了一把剪子一面說著一面回手打開
頭髮就鉸衆婆子丫鬟看見忙來拉住已剪下半結來了衆人
看時幸而他的頭髮極多鉸的不透連忙替他挽上買母聽了
氣的渾身打戰口內只說我通共剩了這麼一個可靠的人他
們還要來算計因見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們原來都
是哄我的外頭孝順暗地裡盤算我有好東西也來要有好人
也來要剩了這個毛丫頭見我待他好了你們自然氣不過弄
開了他好擺弄我王夫人忙站起来不敢還一言薛姨媽見連

老人氣極
隨口道
用辭何必
詳何可詳
寫探春自
以爲然
則高已
極也

寶玉自知
大體金形
探春之巧
而抄也

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勸的了。李執一聽見鴛鴦這話，早帶了姊妹們出去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雖有委屈如何敢辯薛姨媽現是親妹妹自然也不好辯寶釵也不便爲姨媽辯李執鳳姐寶玉一發不敢辯這正用着女孩兒之時迎春老實惜春小因此意外聽了一聽便走進來陪笑向賈母道這事與太太什麼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嬌子如何知道話未說完賈母笑道可是我老糊塗了姨太太別笑話我你這個姐姐他極孝順不像我們那太太一味怕老爺婆跟前不過應景兒可是我委屈了他薛姨媽只答應是又說老太太偏心多疼小兒子媳婦也是有的賈母道不偏心因又說寶玉我

紅樓夢

第五回

古

錯怪了你娘你怎麼也不提我看着我娘受委屈寶玉笑道我偏着母親說大爺大娘不通共一個不是我母親要說却推誰去我倒要認是我的不是老太太又不信賈母笑道這也有理你快給你娘跪下你說太太別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紀了看着寶玉罷寶玉聽了忙走過來便跪下要說王夫人忙笑着拉起他來說快起來斷乎使不得難道替老太太給我陪不是不成寶玉聽說忙站起來賈母又笑道鳳姐兒也不提我鳳姐笑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尋上我了賈母聽了引眾人都笑道這可奇了倒要聽聽這個不是鳳姐道誰叫老太太會調理人調理的水蔥兒是的怎麼怨得人要我幸虧是

孫子媳婦。我若是孫子，我早娶了，還等到這會子呢。賈母笑道：這倒是我的不是了。鳳姐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賈母笑道：這麼着，我也不要了，你帶了去罷。鳳姐兒道：等着修了這輩子，求生托生男人，我更要罷。賈母笑道：你帶了去，給璉兒放在屋裡，看你那沒臉的公公，還要不要了。鳳姐兒道：璉兒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兒這一對燒糊了的餛飩子，和他混雜罷。說的衆人都笑起來了。了頭回說，大太太來了，王夫人忙迎出去，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鴛鴦自命不為，讀之如劍光森。

亦有寒索。

紅樓夢 第五回

五

為夫求妾心賢惠也，才不足也，誓死不嫁。非守貞也，情不鍾也。然以此不足，以成鴛鴦之名，心此不是，以射紅樓之句。

紅樓夢

杭州圖書館

紅樓夢

杭州圖書館

紅樓夢第四十七回

獸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話說王夫人聽見邢夫人來了，連忙迎着出去。邢夫人猶不知賈母已知鴛鴦之事，正還又來打聽消息，進了院門，早有幾個婆子悄悄的回了他，他纔知道，待要回去，裡面已知，又見王夫人接出來了，少不得進來，先與賈母請安。賈母一聲兒不言語，自己也覺得愧悔。鳳姐兒早指一事迴避了，鴛鴦也自回房去，生氣。薛姨媽、王夫人等恐碍着邢夫人的臉面，也都漸漸退了。邢夫人且不敢出去，賈母見無人，方說道：「我聽見你替老爺說媒來了，你倒也三從四德的，只是這賢惠也太過了，你們如

紅樓夢 第五回

今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你還怕他使性子？我聽見你還由着你老爺的那性子鬧，邢夫人滿面通紅，問道：「我勸過幾次，不依着，你殺人，你也殺去。如今你也想想，你兄弟媳婦本來老實，又生的多病多愁，上上下下，那不是他操心，你一個媳婦，雖然幫著，也是天天丟下，爬兒弄掃帚，凡百事，我如今自己已瘋了，他們兩個就有些不到的去處，有鴛鴦那孩子，還心細些，我的事情，他還想着一點子，該要的他就要了來，該添什麼，他就趁空兒告訴他們，添了鴛鴦，再不這麼着，女兒兩個，裡頭外頭大的小的，那裡不忽略一件半件，我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去不成，還

恰是弄情。

是天天盤算和他們要東要西去。我這屋裡有的沒有的，剩了他一個年紀也大些。我比做事的脾氣性格兒，他還知道些。二則也還投主子的緣法。他也並不指著我和那位太太要衣裳去。又和那位奶奶要銀子去。所以這幾年一應事情，他說什麼，從你小婿和你媳婦起，至家下大大小小，沒有不信的。所以不單我得靠，連你小婿媳婦也都省心。我有了這麼個人，就是媳婦孫子媳婦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沒氣可生了。這會子他去了，你們又弄什麼人來，我使你們就弄他那麼個真珠兒是的人來，不會說話也無用。我正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他要什麼人，我這裡有錢財，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去。就是要

紅樓夢 第五回

高。這。勝。打。勝。表。勝。副。

這個了頭不能留下他，伏侍我幾年，就和他日夜伏侍我，盡了孝的一樣。你采的也巧，就去說更妥當了。說畢，命人來請了姨太太。你姑娘們來，纔高興說個話兒。怎麼又都散了。了頭忙答應我去了。眾人趕忙的又來，只有薛姨媽向那了頭道：「我纔來了，又做什麼去？你就說我睡了。」那了頭道：「好親親的姨太太，姨祖宗，我們老太太生氣呢。你老人家不去，沒個開交了。只當疼我們罷。你老人家怕走，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姨媽笑道：「小鬼頭兒，你怕什麼？不過罵幾句就完了。說著，只得和這小了頭子走來。賈母忙讓坐，又笑道：「偈們鬥牌罷。姨太太的牌也生了。偈們一處坐着，別叫鳳了頭混了我們去。」薛姨媽笑道：「正是呢。老

太太替我看着些兒，就是偈們娘兒四個鬥呢，還是添一兩個人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個人。鳳姐兒道：再添一個人熱鬧些。賈母道：叫鴛鴦來，叫他在這下手裡坐着。姨太太的賬花了，偈們兩個的牌都叫他看着些兒。鳳姐笑了一聲，向探春道：你們知書識字的，倒不學算命。探春道：這又奇了。這會子，你不打點精神，贏老太太幾個錢，又想算命。鳳姐兒道：我正要算。算今兒該輸多少，我還想贏呢。你瞧瞧，場兒沒上，左右都埋伏下了。說的賈母薛姨媽都笑起來。一時鴛鴦來了，便坐在賈母下首。鴛鴦之下，便是鳳姐兒鋪下紅毡，洗牌告么。五人起牌，鬪了一回。鴛鴦見賈母的牌已十成，只等一張二餅，便遞了暗號兒與

紅樓夢

第卅回

三

鳳姐兒。鳳姐兒正該發牌，便故意踏躑了半晌，笑道：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手裡扣着呢。我若不發這一張牌，再頂不下來的。薛姨媽道：我手裡並沒有你的牌。鳳姐兒道：我回來是要查的。薛姨媽道：你只管查，你且發下來。我瞧瞧是張什麼。鳳姐兒便送在薛姨媽跟前。薛姨媽一看，是個二餅，便笑道：我倒不稀罕他。只怕老太太滿了。鳳姐聽了，忙笑道：我發錯了。賈母笑的已擲下牌來，說你敢拿回去，誰叫你錯的。不成。鳳姐兒道：可是我。要算一算命呢。這是自己發的，也怨不得人了。賈母笑道：可你自己打着你那嘴問着你自己，纔是。又向薛姨媽笑道：我不是小氣愛贏錢，原是個彩頭兒。薛姨媽笑道：我們可不是這樣。

想那裡有那樣糊塗人說老太太愛錢呢。鳳姐兒正數著錢，聽了這話，忙又把錢穿上了。向眾人笑道：「我的了，竟不爲贏錢單爲贏彩頭兒。我到底小氣輸了，就穿錢快收起來罷。」賈母規矩是鴛鴦代洗牌的，便和薛姨媽說笑，不見鴛鴦動手。賈母道：「你怎麼惱了？連牌也不替我洗。」鴛鴦拿起牌來，笑道：「奶奶不給錢麼？」賈母道：「他不給錢，那是他交運了，便命小了頭子，把他那一吊錢都拿過來。」小丫頭子真就拿了，攔在賈母傍邊。鳳姐兒笑道：「賞我罷。」照數兒給就是了。薛姨媽笑道：「果然鳳姐兒小器，不過頑兒罷了。」鳳姐兒聽說，便站起來，拉住薛姨媽，回頭指著賈母，素日放錢的一個木箱子，笑道：「姑媽瞧瞧那們裡頭，不知頑了我多少去了。」這一吊錢，頑不了半個時辰，那裡的錢就招手兒叫他了。只等把這一吊也叫進去了，牌也不用鬪了。老祖宗氣也平了，又有正經事差我辦去了。話未說完，引的賈母眾人笑個不住。正說着，偏平兒怕錢不敷，又送了一吊來。鳳姐兒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處罷。」一齊叫進去，倒省事，不用做兩次。叫箱子裡的錢，費事。賈母笑的手裡的牌撒了一桌子，推着鴛鴦，叫快擱他的嘴。平兒依言放下錢，也笑了一回。方回來，至院門前，遇見買理問他太太在那裡呢。老爺叫我請過去呢。平兒忙笑道：「在老太太跟前站了這半日，還沒動呢。趁早兒丟開手罷。」老太太生了半日氣，這會子虧二

奶奶湊了半日的趣兒，纔畧好了些。賈璉道：我過去只說討老太太示下，十四往賴大家去不去？好預備轎子。又請了太太，又湊了趣兒，豈不好呢？平兒笑道：依我說，你竟別過去罷。合家子連太太寶玉都有了，不是這會子你又填限去了？賈璉道：已經完了，難道還我補不成？況且與我又無干。二則老爺親自吩咐我請太太去，這會子我打發了人去，倘或知道了，正沒好氣呢。指着這個，拿我出氣罷。說着就走。平兒見他說的有理，也就跟了賈璉過來到了堂屋裡，便把脚步放輕了，往裡間探頭只見邢夫人站在那裡。鳳姐兒眼尖，先瞧見了，便使眼色兒不命他進來，又使眼色與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碗茶。

來放在賈母跟前。賈母一同身，賈璉不防，便沒躲過。賈母便問外頭是誰，倒像個小子一伸頭的是的。鳳姐兒忙起身說：我也恍惚看見有一個人影兒。一面說一面起身出來。賈璉忙進去陪笑道：打聽老太太十四可出門，好預備轎子。賈母道：既這麼樣，怎麼不進來？又做神做鬼的。賈璉陪笑道：見老太太頑脾，不敢驚動。不過叫媳婦出來問問。賈母道：就忙到這一時，等他家去。你問他多少問不得？那一遭兒，你這麼小心來，這又不知是來做耳報神的。也不知是來做探子的。鬼鬼祟祟，倒嚇我一跳。什麼好下流種子。你媳婦和我頑脾呢，還有半日的空兒。你家去再和那趙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婦去罷。說着，眾人都笑了。鴛

鵝笑道：鮑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趙二家的去買母也笑道：可不我那裡記得什麼抱着背着的，捉起這些事來，不由我不生氣。我進了這門子，做事孫媳婦起，到如今我也有個重孫子媳婦了，連頭帶尾五十四年，憑着大驚大險，千奇百怪的事，也經了些從沒經過這些事，還不離了我這裡呢。賈璉一聲兒不敢說，忙退出來。平兒在意外站着，悄悄的笑道：我說你不聽，到底碰在網裡了。正說着，只見邢夫人也出來，賈璉道：都是老爺開的，如今都攔在我和太太身上。邢夫人道：我把你這沒孝心的種子，人家還替老子死呢。白說了幾句，你就抱怨天抱怨地了，你還不好好的呢。這幾日生氣仔細他捉你，賈璉道：太太快過

紅樓夢 第五回

六

去罷。叫我來請了好半日了，說著，送他母親出來，過那邊去。邢夫人將方纔的話，只略說了幾句，賈赦無法，又且含愧，自此便告了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搆求尋覓，終久費了五百兩銀子，買了一個十七歲女孩子來，名喚嫣紅，收在屋裡，不在話下。這裡鬪了半日牌，吃晚飯，纔罷。此一二日間無話，轉眼到了十四日，早賴大的媳婦又進來，請賈母高興，便帶了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如妹等，至頰大花園中，坐了半日。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却也十分齊整，寬濶，泉石林木，樓臺亭軒，也有好幾處動人的，外面大廳上，薛蟠買珍寶，璉買琴，並幾個近族的都來了。那賴大家內

特為湘蓮
作伏
尤三姐文字

紅樓一節
二寶玉
遂不悞
種特凌

也請了幾個現任的官長，並幾個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個柳湘蓮，薛蟠自上次會過一次，已念念不忘，又打聽他最喜串戲，且都串的是生旦風月戲文，不免錯會了意，誤認他做了風月子弟，正要與他相交，恨沒有個引進，這一天可巧遇見樂得無可不可，且賈珍等也慕他的名，酒蓋住了臉，就求他串了兩齣戲，下來，移席和他一處坐着，問長問短，說東說西，那柳湘蓮原係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酷好耍鎗舞劍，賭博吃酒，至眠花卧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為，困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都誤認作優伶一類，那賴大之子賴尚榮，與他素昔交好，故今兒請來做陪，不想酒後

紅樓夢

第五回

七

別人猶可，獨薛蟠又犯了舊病，心中早已不快，得意欲走開完事，無奈賴尚榮又說方纔寶二爺又囑咐我，纔一進門，雖見了，只是人多，不好說話，叫我囑咐你散的時候別走，他還有話說呢，你既一定要去，等我叫出他來，你兩個見了，再走，與我無干，說着，便命小廝們到裡頭，找一個老婆子，悄悄告訴請出寶二爺來，那小廝去了，沒一盃茶時候，果見寶玉出來了，賴尚榮向寶玉笑道：「好叔叔，把他交給你，我張羅人去了。」說着，已經去了，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前書房坐下，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鐘的坟上去了，湘蓮道：「怎麼不去，前兒我們幾個放鷹去，離他坟上還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雨水勤，恐怕他坟上站不住。」

背着家人走到那裡去賺了一點畧又動了一點子回家來就便弄了幾百錢第三日一早出去僱了兩個人收拾好了寶玉說怪道呢上月我們大觀園的池子裡頭結了蓮蓬我摘了十個叫焙茗出去到坟上供他去回來我也問他可被雨冲壞了沒有他說不但没冲更比上回新了些我想着心是這幾個朋友新收拾了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裡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柳湘蓮道這個事也用不着你操心外頭有我你只心裡有了就是了眼前十月初一日我已經打點下上坟的花消你知道我一貧如洗家裡是沒的積聚的總有幾個錢

紅樓夢

第八回

八

來隨手就光的不如越空兒留下這一分省的到了跟前扎煞手寶玉道我也正爲這個要打發焙茗找你你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天萍踪浪跡沒個一定的去處柳湘蓮道你也不用找我這個事也不過各盡其道眼前我還要出門去走走外頭遊逛三年五載再回來寶玉聽了忙問這是爲何柳湘蓮冷笑道我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別過了寶玉道好容易會着晚上同散豈不好湘蓮道你那令姨表兄還是那樣再坐着未免有事不如我迴避了倒好寶玉想一想說道既是這樣倒是迴避他爲是只是你要畢真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聲千萬別悄悄的去了說着便滴下淚來柳湘蓮說道自然

微遠。

不愛該打

英雄妙用

偏說不是話
子也

要辭你去你只別和別人說就是了。說着就站起來要走。又道：你就進去罷。不必送我一面說一面出了書房。剛至大門前。早遇見薛蟠在那裡亂叫。誰放了小柳兒走了。柳湘蓮聽了。火星亂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復思酒後揮拳。又碍着顏尚榮的臉面。只得忍了。又忍薛蟠。忽見他走出來。如得了珍寶。忙趨趨著走上去。一把拉住。笑道：我的兄弟。你往那裡去了。湘蓮道：走走就來。薛蟠笑道：你一去都沒了興頭了。好友坐一坐。就算疼我了。憑你什麼要緊的事。交給哥哥。只別忙。你有這個哥哥。你要做官發財都容易。湘蓮見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惱。早生一計。拉他到避淨處。笑道：你真心和我好。還是假心和我好。薛蟠

紅樓夢

第三回

九

聽見這話。喜得心癢難撓。七斜着眼笑道：好兄弟。你怎麼問起我這樣話來。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湘蓮道：既如此。這裡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後出來。跟我到下處。僧們索性喝一夜酒。我那裡還有兩個絕好的孩子。從沒出門的。你可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到了那裡。伏侍人都是現成的。薛蟠聽如此說。喜的酒醒了一半。說果然如此。湘蓮笑道：如何人拿真心待你。你到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貳子。怎麼有個不信的呢。既如此。我又不認得你先去了。我在那裡找你。湘蓮道：我這下處在北門外頭。你可捨得家城外住一夜。夫薛蟠道：有了。你我還要家做什麼。湘蓮道：既如此。我在北門外頭橋上等你。

借們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後，你再走，他們就不留神了。薛蟠聽了，連忙答應道：「是。」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回。那薛蟠難熬，已拿眼看湘蓮，心內越想越樂。左一壺，右一壺，並不用人讓，自己就吃了又吃，不覺酒有八九分了。湘蓮就起身出來，叫人「不防」出至門外，命小廝杏奴先家去罷。我到城外就來，說果已跨馬直出北門橋上，等候薛蟠。一頓飯的工夫，只見薛蟠騎著一匹馬，遠遠的趕了來，張着嘴，瞪着眼，頭似撥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亂瞧。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只顧往遠處瞧，不曾留心。近處湘蓮又笑又恨，他便也撒馬隨後跟來。薛蟠往前看時，漸漸人烟稀少，便又圈馬回來，再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如獲奇

妙用。

珍忙笑道：「我說你是個再不失信的。」湘蓮笑道：「快往前走，仔細人看見，跟了來，就不好了。」說着，先就撒馬前去。薛蟠也就緊緊跟來。湘蓮見前面人煙已稀，且有一帶葦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上，向薛蟠笑道：「你下來，借們先設個誓，日後要變了心，告訴別人的，就應誓。」薛蟠笑道：「這話有禮。」連忙下馬，也拴在樹上，便跪下說道：「我要日久變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言未了，只聽鏗的一聲，背後好似鐵鎚砸下來，只覺得一陣黑，滿眼金星亂迸，身不由己，就倒在地下了。」湘蓮走上來，瞧他，知道他是個不慣捱打的，只使了三分氣力，向他臉上拍了幾下。登時便開了菓子舖。薛蟠先還要扎掙起身，又被湘蓮用脚尖點了一點。

仍舊跌倒。口內說道：原來是兩家情愿，你不依，只管好說，爲什麼哄出我來打我？一面說，一面亂罵。湘蓮道：我把你這瞎了眼，你認認柳大爺是誰？你不說哀求，你還傷我，我打死你也無益，只給你個利害罷。說着，便取了馬鞭過來，從背後至腰，打了三四十下。薛蟠的酒早已醒了大半，不覺得疼痛難禁，由不得啞啞一聲。湘蓮冷笑道：也只如此。我只當你不是怕打的一面說，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來，向葦中濘泥處拉了幾步，滾的滿身泥水，又問道：你可認得我了？薛蟠不應，只伏著哼哼。湘蓮又擲下鞭子，用拳頭向他身上搗了幾下。薛蟠便亂滾亂叫，說肋條折了。我知道你是正經人，因爲我錯聽了傍人的話了。

紅樓夢 第五回

十一

湘蓮道：不用拉傍人，你只說現在的。薛蟠道：現在也沒什麼說的，不過你是個正經人，我錯了。湘蓮道：還要說軟些，纔饒你。薛蟠哼的道：好兄弟，湘蓮便又一拳。薛蟠咬了一聲道：好哥哥。湘蓮又連兩拳。薛蟠忙啞啞的道：好老爺，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從今已後，我敬你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那水喝兩口。薛蟠一面聽了，一面皺眉道：這水實在膾膾，怎麼喝的去。湘蓮舉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喝我喝。說着，只得俯頭向葦根下喝了一口，猶未嚥下去，只聽哇的一聲，把方纔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湘蓮道：好膾膾東西，你快吃完了。饒你。薛蟠噁了，叩頭不迭。說好又積陰功，饒我罷。這至死不能吃的。湘蓮道：這麼氣息，倒

紅樓夢

熏壞了我說着丟下了薛蟠便牽馬去了。這裡薛蟠見他去遠方放下心來後悔自己不該錯認了人待要扎挣起來無奈遍身疼痛難受誰知賈珍等席上忽然不見了他兩個各處尋找不見有人說恍惚出北門去了。薛蟠的小廝素日是怕他的他分付了不許跟去誰敢找去後來還是賈珍不放心叫賈蓉帶着小廝們尋踪問跡的直找出北門下橋二里多路忽見葦坑傍邊薛蟠的馬拴在那裡眾人都道好了有馬必有人一齊來到馬前只聽葦中有人呻吟大家忙走來一看只見薛蟠的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臉遍身內外滾的似個泥母猪一般賈蓉心內已猜着八九了忙下馬令人擡了起來笑道薛大叔

上天調情今兒調到葦坑子裡去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

流要你招駙馬去你就碰到龍椅角上了薛蟠羞得沒地縫兒鑽

進去那裡爬的上馬去賈蓉命人趕到關廟裡僱了一輛車來

扛扶薛蟠坐了一齊進城賈蓉還要回到賴家去赴席薛蟠百

般苦哀求央及他不用告訴人賈蓉方依允了讓他各自回家

賈蓉仍往賴家回覆賈珍並說方纔的情形賈珍也知是湘蓮所

打也笑道他須得吃個虧纔好至晚散了便來問候薛蟠自在臥

房將養推病不見賈母等回來各自歸家時薛姨媽與寶釵見者

菱哭得眼睛都腫了問起原故忙來瞧着薛蟠時臉上身上雖

見傷痕並未傷筋動骨薛姨媽又是心疼又是發恨罵一回薛蟠

又罵一回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人尋拿湘蓮寶釵忙勸道這不是什麼大事不過他們一處吃酒酒後反臉常情誰醉了多挨幾下子打也是有的况且借們家的無法無天的人也是人所共知的媽媽不過是心疼的原故要出氣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好了出得去的時候那邊珍大爺璉二爺這干人也未必白丟開手自然脩個東道叫了那個人來當着家人替哥哥賠不是認罪就是了如今媽媽先當件大事告訴眾人倒顯的媽媽偏心溺愛縱容他生事科人今兒偶然吃了一次虧媽媽就這樣興師動衆倚着親戚之勢欺壓常人薛姨媽聽了道我的兒到底是你想的到我一時氣糊塗了寶釵笑道這纔好呢

紅樓夢 第五回

三

他又怕媽媽又不聽人勸一天縱似一天吃過兩三個虧他也罷了薛蟠睡在炕上痛罵湘蓮又命小廝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媽喝住小廝們只說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今酒醒後悔不及惧罪逃走了薛蟠聽見如此說了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板家兩富半房間之傷此生生事端耳後
幾回佳境供送此兩生

春一胆家中湘蓮即在此種英雄
春骨也

紅樓夢第四十七回終

寫湘蓮亦即是寫寶玉。湘蓮有凡流之
醜態而具剛烈之性情。所以與寶玉
情鍾相好者。絕非世俗浪子之所謂
情契也。湘蓮以此寶玉可知。其樂與
美人相親。豈肯少一毫狎睡之意耶。

紅樓夢

杭州圖書館

紅樓夢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謬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話說薛蟠聽見如此說了，氣方漸平。三五日後，疼痛雖愈，傷痕未平，只粧病在家。愧見親友，展眼已到十月，因有各舖面夥計，內有算年賬要回家的，少不得家裡治酒餞行，內有一個張德輝，自幼在薛蟠當舖內攬總，家內也有了二三千金的過活。今歲也要回家，明春方來，因說起今年紙劊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兒上來當舖理照管，趕端陽前，我順路就取些紙劊香扇來賣除去關稅花消，稍亦可以剩得幾倍利息。薛蟠聽了，心下忖度，如今我捱了打，正難見人，想着要躲避。

紅樓夢

第八回

一

教薛蟠
內學習經
營一以合
尤柳樹係
一以村
差入園也
行文始有
希置

一年牛載又沒處去躲，天天耕病，也不是常法，且况我長了這麼大，文不文，武不武，雖說做買賣，究竟戩子算盤從沒拿過。地土風俗，遠近道路，又不知道，不如也打點幾個本錢，和張德輝逛一年來，賺錢也罷，不賺錢也罷，且躲躲羞去，二則逛逛山水，也是好的。心內主意已定，至酒席散後，便和氣平心與張德輝說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晚間薛蟠告訴他母親薛姨媽聽了，雖是喜歡，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錢，倒是末事，因此不叫他去，只說你好歹跟着我，還放心些。况且也不用這個買賣，等不着這幾百銀子，使薛蟠主意已定，那裡肯依。只說天天又說我不知世務，這個也不知，那個也不學，如今我爺狠

把那些沒要緊的都斷了。如今要成人立事，學習買賣又不准我了。叫我怎麼樣呢？我又不是個了頭，把我關在家裡，何日是個了手？况且那張德輝又是個有年紀的，偕們和他，他是世家，我問他怎麼得有錯，我就有一時半刻不好的去處。他自然說我勸我，就是東西貴賤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色問他，何等順利，倒不叫我去過兩日，我不告訴家裡，私自打點了走，明年發了財回來，纔知道我呢。說畢，賭氣睡覺去了。薛姨媽聽他如此說，因和寶釵商議，寶釵笑道：「哥哥果然要經歷正事，倒也罷了。只是他在家裡說着好聽，到了外頭，舊病復發，難拘束他了。但也愁不得許多，他若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媽媽也不能又有別的法子，一半盡人力，一半聽天罷了。這麼大人了，若只骨怕他不知世路，出不得門，幹不得事，今年關在家裡，明年還是這個樣兒。他既說的名正言順，媽媽就打諒著，丟了一千八百銀子，竟交與他試一試。橫豎有數計，稱著他，也未必好。思慮哄騙他的，二則他出去了，左右沒了助興的人，又沒有倚仗的人，到了外頭，誰還怕誰有了的吃，沒了的餓著，舉眼無靠，他見了這樣，只怕比在家裡省些事，也未可知。薛姨媽聽了，思忖半晌道：「倒你是說的是。花兩個錢，叫他學些乖來，也值商議已定。一宿無話。至次日，薛姨媽命人請了張德輝來，在書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飯，自己在後廊下，隔着窗子，千言萬語，囑托張

德輝拈管照管張德輝滿口應承吃過飯告辭又問說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大世兄卽刻打點行李僱下騾子十四日一早就長行了薛蟠喜之不盡將此語告訴了薛姨媽薛姨媽和寶釵香菱並兩個年老的嬷嬷連日打點行裝派下薛蟠之奶公老蒼頭一名當年諳事舊僕二名外有薛蟠隨身常使小廝二名主僕一共六人僱了三輛大車單拉行李使物又僱了四個長行騾子薛蟠自騎一匹家內養的鐵青大走騾外備一匹坐馬諸事完畢薛姨媽寶釵等連夜勸戒之言自不必備說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辭了他母舅然後過來辭了賈宅諸人賈珍等未免又有餞行之說也不必細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姨媽寶

紅樓夢

第廿回

三

釵等直同薛蟠出了儀門母女兩個四隻眼看他去了方回來薛姨媽上京帶來的家人不過四五房並兩三個老嫗嬌小丫頭今跟了薛蟠一去外面只剩了一兩個男子因此薛姨媽卽日到書房將一應陳設玩器並簾帳等物盡行搬進來收貯命兩個跟去的男子之妻一併也進來睡覺又命香菱將他屋裡也收拾嚴緊將門鎖了晚上和我去睡寶釵道媽媽既有這些人作伴不如叫菱姐姐和我作伴去我們園裡又空夜長了我每夜做活越多一個人豈不越好薛姨媽笑道正是我忘了原該叫他和你去纔是我前日還和你哥哥說文杏又小到三不着兩的鶯兒一個人不穀伏侍的還要買一個丫頭來你使嘗

敘道：「買的不知底裡，偷或走了，眼花了錢事，小沒的淘氣，倒屋慢慢打聽着，有知道來歷的，賞個還罷了。一面說，一面命香菱收拾了，套褥，姓套命一個老嫗，嫗並臻兒送至蘅蕪苑去。然後寶釵和香菱纔同回園中來。香菱向寶釵道：「我原要和太太說的，等老爺去了，我和姑娘做伴去。我又恐怕太太多心，說我貪着園裡來，頑誰知你竟說了。」寶釵笑道：「我知道你心裡羨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的了。只是沒有個空兒。每日來一輪，慌慌張張的，也沒趣兒。所以趁着機會，越發住上一年。我也多個做伴的，你也遂了你的心。」香菱笑道：「好姑娘，趁著這個功夫，你教給我做詩罷。」寶釵笑道：「我說你得隴望蜀呢。我勸你且緩一緩。」

紅樓夢 第四回

今兒頭一日進來，先出園東角門，從老太太起，各處各人，你都瞧瞧，問候一聲兒，也不必特意告訴他們搬進園來。若有提起因由兒的，你只帶口說我帶了你進來做伴兒就完了。回來進了園，再到各姑娘房裡走走。香菱應着，纔要走時，只見平兒忙忙的走來，香菱忙問了好平兒，只得陪笑相問。寶釵因向平兒笑道：「我今兒把他帶了來做伴兒，正要問你奶奶一聲兒。」平兒笑道：「姑娘說的是那裡的話？我竟沒話答言了。」寶釵道：「這纔是正理。店房有個主人，廟裡有個住持，雖不是大事，到底告訴一聲，就是園裡坐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兩個，也好關門候戶的。你回去就告訴一聲罷。我不打發人說去了。」平兒答應着。

有恨空云
半來一
去

洞中伏候
禍由俱
臣感金蓮
哀北

因又向香菱道：你既來了，也不拜拜街房去嗎？寶釵笑道：我正叫他去呢。平兒道：你且不必往我們家去，二爺病了，在家裡呢。香菱答應著去了。先從賈母處來，不在話下。且說平兒見香菱去了，就拉寶釵悄悄說道：姑娘可聽見我們的新文沒有？寶釵道：我没聽見。新文因連日打發我哥哥出門，所以你們這裡的事一槩不知道。連姐妹們這兩天沒見平兒，笑道：老爺把二爺打的動不得，難道姑娘就沒聽見嗎？寶釵道：早起恍惚聽見了一句，也信不真。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不想你來，又是爲了什麼打他平兒咬牙罵道：都是那什麼賈雨村、半路途中那裡的餓不死的野雜種，認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來！今年

紅樓夢

第貳回

五

春天老爺不知在那個地方看見幾把舊扇子，回家來看家裡所有收着的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處搜求。誰知就有個不知死的冤家，混號兒叫做石頭獸子，窮的連飯也沒的吃，偏偏他家就有二十把舊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門來。二爺好容易煩了多少情，見了這個人，說之再三，他吧二爺請了到他家裡，坐著拿出這扇子來，略瞧了一瞧，遞二爺說：原是不能再得的，全是湘妃、櫻竹、麗麗、玉竹的，皆是古人寫畫真跡。回來告訴了老爺，便叫買他的，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少，偏那石頭獸子說：我餓死凍死，一千兩銀子一把，我也不賣。老爺沒法了，天天罵二爺沒能爲，已經許他五百銀子，先兌銀子，後拿扇子。

王志忠
清川上河
周以懷去
磨元妄之
災石石獸
子將母同

打根子高

匡討替者時

埋伏

實以愛註同

一打定子也

而找与不找
相去遠矣

他只是不賣，只說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想，這有什麼法子？誰知那雨村沒天理的，聽見了，便設了法子，託他拖欠官銀。拿他到了衙門裡去，說所欠官銀變賣家產賠補。把這扇子抄了來，做了官價送了來。那石獸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爺問着二爺說：「人家怎麼弄了來了？」二爺只說了一句：「爲這點子小事，弄的人家傾家敗產，也不算什麼能爲。」老爺聽了，就生可氣。說：「二爺拿話堵老爺呢？這是第一件大的，過了幾日，還有幾件小的，我也記不清，所以都湊在一處，就打起來了。也沒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着，不知他拿什麼東西打了一頓，臉上打破了兩處。我們聽見姨太太這裡有一種藥，上林瑜的姑娘尋一丸

紅樓夢

第五回

六

給我呢？寶釵聽了，忙命鶯兒去，找了兩丸來，與平兒。寶釵道：「既這樣，你去替我問候罷。我就不去了。」平兒向寶釵答應着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香菱見了衆人之後，吃過晚飯，寶釵等都往裏面處去了。自己便往瀟湘館中來。此時黛玉已好了大半了，見香菱也進園來住，自是喜歡。香菱因笑道：「我這一進來了，也得空兒好，交教給我做詩，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既要學做詩，你就拜我爲師。我雖不通大略，也還教的起你。」香菱笑道：「果然這樣，我就拜你爲師。你可不許厭煩的。」黛玉道：「什麼難事，也得你去學。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承轉是兩付對子，平聲的對仄聲虛的對實的，實的對虛的。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

二人後詩亦作
於詩不能教
也。

不對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又有對的極工的，又有不對的，又聽見說「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詩上，亦有順的，亦有二四六的上錯了，所以天天疑惑，如今聽你一說，原來這些規矩，竟是沒事的。只要詞句新奇爲上，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香菱道：「我只愛陸放翁的「重簾不捲留香久，硯微凹聚墨多」，說的真切，有趣。黛玉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你只聽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裡有王摩詰全集，你

紅樓夢

第八回

七

學詩金針

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裡先有了這三個人，做了底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劉、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你又是這樣一個極聰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香菱聽了，笑道：「既這樣好，姑娘你就把這書給我拿出來，我帶回去，夜裡念幾首，也是好的。」黛玉聽說，便命紫鵲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拿來，遞與香菱道：「你只看有紅圈的都是我選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問你，姑娘或者遇見我，我講與你，就是了。」香菱拿了詩，回到蘅蕪苑中，諸事不管，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來。寶釵連催他數次睡覺，他

也不睡寶釵見他這般苦心只得隨他去了。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見香菱笑吟吟的送了書來，又要換杜律。黛玉笑道：「記得多少？」香菱笑道：「凡紅圈選的，我盡讀了。」黛玉道：「可領畧了些沒有？」香菱笑道：「我倒領畧了些，只不知是不是說給你聽。」黛玉笑道：「正要講究討論，方能長進。你且說來我聽聽。」香菱笑道：「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裡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却是必真的，又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這話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我看他裏上一首內一聯云：『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想來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倒像是見了。」

紅樓夢

卷八回

八

這景的，要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還有『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這『白青』兩個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個字，纔形容的盡，念在嘴裡，到像有幾千筋重的一個橄欖是的。還有『渡頭餘落日，墟裡上孤烟』，這餘字合上字難爲他怎麼想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晚，便挽住船岸上，又沒有人，只有幾棵樹，遠遠的幾人家，作晚飯，那個烟，竟是青碧連雲。誰知我昨兒晚上看了這兩句，倒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正說着，寶玉和探春來了，都入座聽他講詩。寶玉笑道：「既是這樣，也不用看詩，會心處不在遠。聽你說了這兩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黛玉笑道：「你說他這上孤烟好，你還不知他這。」

一句還是套了前人的來我給你這一句應應更比這個淡而現成說着便把洵淵明的暖暖遠人村依依墟裡烟翻了出來遞給香菱香菱瞧了點頭嘆賞笑道原來上字是從依依兩個字上化出來的寶玉大笑道你已得了不用再講要再講倒學離了你就能做起來了心是好的探春笑道明兒我補一個東來請你入社香菱道姑娘何苦打趣我我不過是心裡羨慕纔學這個頑罷了探春黛玉都笑道誰不是頑難道我們是認真做詩呢要說我們真成了詩出了這園子把人的牙還笑掉了呢寶玉道這也算自暴自棄了前兒我在外頭和相公們商書兒他們聽見偕們起詩社我求把稿子給他們瞧瞧我就寫了幾

紅樓夢

第八回

九

首給他們看看誰不是真心嘆服他們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問道這是真話麼寶玉笑道說謊的是那架上鸚鵡哥黛玉探春聽說都道你真真胡鬧且別說那不成詩便成詩我們的筆墨也不該傳到外頭去寶玉道這怕什麼古來閨閣中筆墨不要傳出去如今也沒人知道呢說著只見惜春打發了入畫來請寶玉寶玉方聽了香菱又逼着換出杜律又央黛玉探春二人出個題目讓我謔去謔了來替我改正黛玉道昨夜的月最好我正要謔一首未謔成你就做一首來十四寒的韻由你愛用那幾個字去香菱聽了喜的拿着詩回來又苦思一回做兩句詩又捨不得杜詩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臥不定寶釵

道何苦自尋煩惱都是顰兒引的你我和他筆賬去你本來歡
頭歡惱的再添上這個越發弄成個歡子了香菱笑道好姊妹
別混我一面說一面做了一首先給寶釵看了笑道這個不好
不是這個做法你別害臊只管拿了給他瞧去看是他怎麼說
菱香聽了便拿了詩找黛玉黛玉看時只見寫道是

月桂中天夜色寒

清光皎皎影團圓

詩人助興常思玩

野客添愁不忍觀

翡翠樓邊懸玉鏡

珍珠簾外掛冰盤

良宵何用燒銀燭

晴彩輝煌映畫欄

黛玉笑道意思却有只是措詞不雅皆因你看的詩少被他縛

紅樓夢 第五回

十

住了把這首詩丟開再做一首只管放開膽子去做香菱聽了
默默的回來越發連房也不進去只在池邊樹下或坐在山石
上山神或蹲在地下掘地來往的人都詫異李執寶釵探春寶
玉等聽得此言都遠遠的站在山坡上瞧着他笑只見他皺一
眉又自己含笑一則寶釵笑道這個人定是瘋了昨夜嘟嘟
囔囔直鬧到五更纔睡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就亮了我就聽
見他起來了忙忙碌碌梳了頭就找顰兒去一回來了歡了一
天做了一首又不好自然這會子另做呢寶玉笑道這正是地
靈人傑老天生人再不虛賦情性的我們成日嘆說可惜他這
麼個人竟俗了誰知到底有今日可見天地至公寶釵聽了笑

寶玉為學，何
必苦心搜討
不肖為似學
耳。寶釵曰：不
于空寶玉
之不答也。

道：「你能勾像他這苦心就好了，學什麼有個不成的嗎？」寶玉不
答，只見香菱興興頭頭的又往黛玉那邊來了。探春笑道：「偈們
跟了去，看他有些意思沒有。」說着，一齊都往瀟湘館來。只見黛
玉正拿着詩，和他講究呢。眾人因問黛玉做的如何，黛玉道：「自
然算難為他了，只是還不好。這一首過於穿鑿了，還得另做。眾
人因要詩看時，只見做道是：

非銀非水映鵝寒，試看晴空護玉盤。

淡淡梅花香欲染，絲絲柳帶露初乾。

只疑殘粉塗金砌，恍若輕霜抹玉欄。

夢醒西樓人跡絕，餘容猶可隔簾看。

紅樓夢

第五回

二

寶釵笑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個色字，倒還使得。你看
句句倒像是月色，也罷了。原是詩從胡說來，再遲幾天就好了。」
香菱自為這首詩妙絕，聽如此說，自己又掃了興，不肯丟開手。
便要思索起來，因見他姐妹們說笑，便自己走至階下竹前，挖
心搜胆的，耳不傍聽，目不別視，一時探春隔廳笑說道：「菱姑娘，
你閒閒罷。」香菱怔怔答道：「閒字是十五刪的，錯了韻了。」眾人聽
了，不覺大笑起來。寶釵道：「可真詩魔了，都是顰兒引的他。」黛玉
笑道：「聖人說：『誨人不倦。』他又來問我，我豈有不說的理？」李紈笑
道：「偈們拉了他往四姑娘屋裡去，引他瞧瞧畫兒，叫他醒一醒，
纔好說着，真個出來，拉他過藕香榭，坐暖香塢中，惜春正乏倦。」

在床上至著睡午覺。畫綉立在壁間用紗罩着。眾人喚醒了情
春揭紗看時。十停方有了三停。見畫上有幾個美人。因指香菱
道。凡會做詩的都畫在上頭。你快學罷。說著。頑笑了一回。各自
散去。香菱滿心中正是想詩至晚間。對燈出了一回神。至三更
已後。上床躺下。兩眼睜睜。直到五更方纔朦朧睡着了。一時天
亮。寶釵醒了。聽了一聽。他安穩睡了。心下想他翻騰了一夜。不
知可做成了。這會子丟了。且別叫他。正想著。只見麝香從夢中
笑道。可是有了。難道這一首還不好嗎。寶釵聽了。又是可嘆。又
是可笑。連忙叫醒了。他問他得了什麼。他這誠心都通了仙了。
學不成詩。弄出病來呢。一面說。一面梳洗了。和姐妹往賈母處

紅樓夢 第四十八回

三

來。原來香菱苦志學詩。精血誠聚。日間不能做出。忽于夢中得
了八句。梳洗已畢。便忙寫出來。到沁芳亭。只見李紈和衆姐妹
方從王夫人處回來。寶釵正告訴他們。說他夢中做詩說夢話。
眾人正笑。擡頭見他來了。就都爭着要詩看。要知端底。且看下
回分解。

香菱在家女才貌不凡。自應特寫一番。來
薛蟠遠以。送女伴學詩。固其宜也。有
黛玉为师。不消以紙依歸。

江樓夢

卷一

杭州圖書館

江婁亭
宋本厚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